宋史/卷4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五 ◄

宋史
卷四百四十七　列傳第二百六 忠義二

► 卷四百四十八

霍安國

霍安國，不知何許人。燕山之復，以直秘閣爲轉運判官。宣和末，知懷州。靖康元年，路允迪奉使至懷，表其治狀，加直龍圖閣。歲中，進右文、集英殿修撰，徙知隆德府，未行復留。金騎再至，遂被圍，安國扞禦不遺力，鼎、澧兵亦至，相與共守。拜徽猷閣待制，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。將官王美投壕死。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，使夷官問不降者爲誰，安國曰：「守臣安國也。」問餘人，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，兵馬鈐轄、濟州防禦使張彭年，都監趙士訐、張諶、于潛，鼎、澧將沈敦、張行中及隊將五人，同辭對曰：「淵等與知州一體，皆不肯降。」酋令引于東北鄉，望其國拜降，皆不屈，乃解衣面縛，殺十三人而釋其餘。安國一門無噍類。明年，贈延康殿學士。

李涓

李涓，字浩然，駙馬都尉遵勖曾孫也。以蔭爲殿直，召試中書，易文階，至通直郎，知鄂州崇陽縣。

靖康元年，京城被圍，羽檄召天下兵。鄂部縣七，當發二千九百人，皆未集，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。或謂：「盍徐之，以須他邑。」涓曰：「事急矣，當持一信報天子，爲東南倡。」而募士多市人，不能軍，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。令曰：「吾固知無益，然世受國恩，唯直死耳。若曹知法乎？失將者死，鈞之一死，死國留名，男兒不朽事也。

」衆皆泣。即日，引而東，北過淮，蒲圻、嘉魚二縣之兵始至，合而前。至蔡，天大雪，蔡人忽噪而奔，曰：「敵至矣。」即結陣以待。少焉，遊騎果集。涓馳馬先犯其鋒，下皆步卒，蒙鹵盾徑進，頗殺其騎，且走。涓乘勝追北十餘里，大與敵遇，飛矢蝟集，二縣兵亟舍去。涓創甚，猶血戰，大呼叱左右負己，遂死焉，年五十三。士卒死者六七。上官有忌涓者，脅亡卒誣已遁。明年，金兵去，蔡人以其屍歸。朝廷錄其忠，贈朝奉郎，官其三子。

李邈

李邈，字彥思，臨江軍清江人。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。少有才略，精悍敏決，見事風生。以父任爲太廟齋郎。初調安州司理，監潤州酒務。用薦改京官，監在京竹木務，擢提轄環慶路糧草，通判河間府。

以迕蔡京、童貫，換右列，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，知信安軍，遷知霸州，爲遼國賀正副使。還，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，呼邈至私第，以語動之，使附己。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，貫懼邈有異議，即奏不俟對，令復任。邈上書言：「契丹不可滅，苟誤機事，願誅臣以謝邊吏。」都轉運使沈積中捃邈罪五十有三條，鞫治一無所得，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，免官。

久之，監在京染院，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堤岸。盜起浙東，改江淮、兩浙制置司管當公事，改知嚴州，代還。貫欲以西師入燕，邈復語貫曰：「方臘小醜，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，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，殆天以此警公也，何可遽移之北乎？」因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，貫不能用，乃乞致仕。貫收復燕山，奏邈知涿州，改易州，皆辭不赴。歎曰：「國家禍亂自茲始矣！」

金人犯京師，詔趣入見，邈慨然復起就道。既至，會姚平仲戰不利，京師震動，上不以時賜對，問禦敵奈何？邈言：「勝負兵家之常勢，陛下無過憂，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。」因言：「种師道宿將，有重名，二敵所畏。朝廷自主和議，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，視敵爲進退。將在軍中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使見可擊而進，勝固社稷之福；不勝，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。」上稱善，而耿南仲方主和議，不合，乃換右文殿修撰、京畿轉運使，辭不拜。

金人猶駐毛駝崗，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使。邈言：「姚平仲敗績，而敵猶不敢留，是

畏我也。不以种師道再戰，已失機會；尚可尾其行，及河半渡擊之，猶足爲後戒。」議復格。三上章致仕，不允。改主管馬軍公事、權樞密副都承旨，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。以措置山西塘灣、屯田、弓箭手事。邈論塘灣不可爲，奪制置使，下遷提舉保甲，仍領措置司。又論不已，再奪觀察使，則金兵將及境矣。遂復舊官，守真定。後二日，落階，拜青州觀察使，仍知府事。

邈始視事，兵不滿二千，錢不滿二百萬，自度無以拒敵，乃諭民出財，共爲死守。民恃邈爲固，不數日，得錢十三萬貫、粟十一萬石，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。而新集之兵皆無鬥志，金人至，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韐，且間道走蠟書上聞，皆不報。城被圍，且戰且守，相持四旬。城破，邈巷戰不克，將赴井，左右持之不得入。斡離不脅邈拜，不拜，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，亦不顧，乃拘于燕山府。

金人問曰：「集民兵擊我，謂我爲賊，何也？」邈曰：「汝負盟，所至掠吾金帛子女，何諱吾言敵？」不能屈。久之，欲以邈知滄州，笑而不答。且說之曰：「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，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。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，歲取重幣如契丹，以爲長利，強尚可恃乎？」金人諱其言，命邈被髮左衽，邈憤，詆毀甚力，金人撾其口，猶吮血嘆之。翼日，自去髮爲浮屠，金人大怒，遂遇害。將死，顏色不變，南向再拜，端坐就戮，燕人爲之流涕。高宗贈昭化軍節度使，謚曰「忠壯」。

劉翊

劉翊，靖康元年，以吉州防禦使爲真定府路都鈐轄。金人攻廣信、保州不克，遂越中山而攻真定。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。金兵初攻北壁，翊拒之，乃偽徙攻東城，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；越再宿，潛移攻具還薄北城，衆攀堞而上，城遂陷。邈就執，翊猶集左右巷戰，已而稍亡去，翊顧其弟曰：「我大將也，其可受賊戮乎！」挺身潰圍欲出，諸門已爲敵所守，乃之孫氏山亭中，解絛自縊死。

徐揆

徐揆，衢州人。游京師，入太學。靖康元年，試開封府進士，爲舉首，未及大比而遭國難。欽宗詣金營不歸，揆帥諸生扣南薰門，以書抵二酋，請車駕還闕。其略曰：「昔楚莊王入陳，欲以爲縣，申叔時諫，復封之。後世君子，莫不多叔時之善諫，楚子之從諫，千百歲之下，猶想其風采。本朝失信大國，背盟致討，元帥之職也；郡城失守，社稷幾

亡而存，元帥之德也；兵不血刃，市不易肆，生靈幾死而活，元帥之仁也；雖楚子存陳之功，未能有過。我皇帝親屈萬乘，兩造轅門，越在草莽，國中喁喁，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。道路之言，乃謂以金銀未足，故天子未返，揆竊惑之。今國家帑藏既空．編民一妾婦之飾，一器用之微，無不輸之公上。商賈絕跡，不來京邑，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。有存社稷之德，活生靈之仁，而以金帛之故，留質君父。是猶愛人之子弟，而辱其父祖，與不愛無擇，元帥必不爲也。願推惻隱之心，存始終之惠，反其君父，班師振旅，緩以時日，使求之四方，然後遣使人奉獻，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。」二酋見書，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，揆厲聲抗論，爲所殺。建炎二年，追錄死節，詔贈宣教郎，而官其後。

陳遘

陳遘，字亨伯，其先自江寧徙永州。登進士第。知莘縣，爲治有績，魏尹蔣之奇、馮京、許將交薦之。知雍丘縣，徽宗將以爲御史，而遭父祐甫憂。畢喪，爲廣西轉運判官。蔡京啟蠻徭地，建平、從、允三州，遘言：「蠻人幸安靜，輕擾以兆釁，不可。」京惡之，以他事罷歸。

旋知商州、興元府，入爲駕部、金部員外郎。張商英得政，用爲左司員外郎。俄擢給事中，會商英免相。蔡薿攝封駁，力沮止之，遘懼，請外。以直秘閣爲河北轉運使，加直龍圖閣，徙陝西。召還京師，而蔡京復相，再使河北，徙淮南。帝將易置發運使，命選諸道計臣有閥閱者，執政以遘言，京曰：「職卑不可用，願更選。」帝曰：「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。」京乃不敢言。遂爲副使，未幾，升爲使。朝廷方督綱餉，運渠壅澀，遘使決呂城、陳公兩塘達于渠。漕路甫通，而朱勔花石綱塞道，官舟不得行。遘捕繫其人，而上章自劾。帝爲黜勔人，進遘徽猷閣待制。

宣和二年冬，方臘亂，詔以屬遘。遘言：「臘始起青溪，衆不及千，今脅從已過萬，又有蘇州石生、歸安陸行兒，皆聚黨應之。東南兵弱勢單，士不習戰，必未能滅賊。願發京畿兵、鼎澧槍盾手，兼程以來，庶幾蜂起愚民。不至滋蔓。」帝悉行其言。

加龍圖閣直學士，經制七路，治于杭。時縣官用度百出，遘創議度公私出納，量增其贏，號「經制錢」。其後總制使翁彥國仿其式，號「總制錢」。于是天下至今有「經總制錢」名，自兩人始也。

又言：「妖賊陵暴州縣，唯搜求官吏，恣行殺戮。往往斷截支體，探取肺肝，或熬以鼎

油，或射以勁矢，備極慘毒，不廠怨心。蓋貪污嗜利之人，倚法侵牟騷動，不知藝極。積有不平之氣，結于民心，一旦乘勢如此，可爲悲痛！此風不除，必更生事。臣願采摭官吏姦贓尚仍舊習者，按治以聞，乞重置于理。」許之。

又進學士，凡所施置，以御筆先下。于是劾越州王仲薿糾市民造金茶器，減直買軍糧券，而以私錢取之，仲薿坐黜。杭經巨寇後，河渠堙窒，邦人以水潦爲病。前守數請于朝，皆以勞費輟役。遘以冬月檄真、揚、潤、楚諸郡，凡守閘綱卒，悉集治所。先是，當閉閘，群卒無以食，率凍餓不自聊。聞命，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，用其力治河，不兩月畢，杭人利焉。

徙河北都轉運使，進延康殿學士，歷知中山、真定、河間府。欽宗立，加資政殿學士，積官至光祿大夫。復爲真定，又徙中山。金人再至，遘冒圍入城，堅壁拒守。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，命遘爲兵馬元帥。受圍半年，外無援師。京都既陷，割兩河求和。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，臨城諭旨，遘遙語之曰：「主辱臣死。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，寧當賣國家爲囚孥乎？」適泣曰：「兄但盡力，勿以弟爲念。」

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，總管辭，遂斬以徇。又呼步將沙振往。振素有勇名，亦固辭，遘固遣之。振怒且懼，潛衷刃入府。遘妾定奴責其輒入，振立殺之，遂害遘于堂，及其子錫並僕妾十七人。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。振出，帳下卒噪而前曰：「大敵臨城，汝安得殺吾父？」執而捽裂之，身首無餘。城中無主，乃開門出降。金人入見其屍曰：「南朝忠臣也。」斂而葬諸鐵柱寺。建炎初，贈特進。

遘性孝友，爲人寬厚長者。任部刺史二十年，每出行郡邑，必焚香祈天，願不逢貪濁吏。嘗薦王安中、呂頤浩、張慤、謝克家、何鑄，後皆至公輔，世以爲知人。

適由開封少尹、衛尉少卿至光祿卿。是役也，金人執之以北。後十年，死于雲中。

趙不試

趙不試，太宗六世孫。宣和末，通判相州，尋權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。建炎元年，知相州。初，汪伯彥既去相，金人執其子似，遣來割地，似至相，不試固守不下。明年，金人大入。州久被圍，軍民無固志，不試謂之曰：「今城中食乏，外援不至。不試，宗子也，義不降，計將安出？」衆不應。不試知事不可爲，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，

許之。既啟門，乃納其家井中，然後以身赴井，命提轄官實以土。州人皆免于死。

趙令峸

趙令峸，燕懿王玄孫，安定郡王令衿兄也。初名令裨。建炎初，仕至鄂州通判，領兵戍武昌。賊閻瑾犯黃州，縱掠而去。令峸渡江存撫之，黃人乃安。李綱言于上，擢直龍圖閣、知黃州，賜今名。奉詔修城，凡六月而畢。賊張遇過城下，招令峸。度不能拒，出城見之，遇飲以酒，一舉而盡，曰：「固知飲此必死，願勿殺軍民。」遇驚曰：「先以此試公耳。」更取毒酒沃地，地裂有聲，乃引軍去。未幾，丁進、李成兵迭至，俱擊卻之。叛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，率民兵固守，凡六日乃解。

三年，以內艱去，詔起復。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，欲邀之，徑犯黃州。令峸已還在道，郡卒得金人木笴鑿頭箭，浮江告急。令峸疾趨，夜半入城。金人力攻，翼日城陷。金人欲降之，大罵不屈，酌以酒，揮之不肯飲，又衣以戰袍，曰：「我豈當服！」金人曰：「趙使君何堅執耶？」曰：「但當拜祖宗，豈能拜犬彘！」金人怒鞭之，流血被面，罵不絕口而死。事聞，贈徽猷閣待制，謚曰「愍忠」。州人乞立廟，從之。初，城破，都監王遠、判官吳源、巡檢劉卓，皆以不屈死焉。

唐重

唐重，字聖任，眉州彭山人。少有大志。大觀三年進士。徽宗親策士，問以制禮作樂，重對曰：「事親從兄，爲仁義禮樂之實。陛下以神考爲父，哲宗爲兄，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，何以制作爲？」授蜀州司理參軍，改成都府府學教授，知懷安軍金堂縣，授辟雍錄。

先是，朝廷以拓土爲功，邊帥爭興利以徼賞，凡蜀東西、夔峽路及荊湖、廣南，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，謂之納土，因置州縣，所至騷然。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，因是薦之，召對。遷吏部員外郎、左司郎官、起居舍人。

金人入京師，重言：「開邊之禍，起于童貫，故金人以貫爲禍首。若斬貫首，遣人傳送于金，尚可緩兵。」或獻議遠避，重聞衛士語，以告于朝，始定守城之計。擢右諫議大夫。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，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。金人要求金帛，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，有匿金銀者死，許人告。重曰：「如此，則子得以告父，弟得以告兄，奴婢得以告

主矣，豈初政所宜？」即與御史抗論，乃止。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。尋遷中書舍人，詞命多所繳奏。又言：「近世不次用人，其間致身宰輔，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。乞先補外，以爲之倡。」上開納，而宰相執奏以爲不可。明日，臺諫皆得罪，重落職知同州。

金人已陷晉、絳，將及同。重度不能守，乃開門縱州人使出，自以殘兵數百守城，以示必死。金人疑有備，不復渡河而返。降詔獎諭，擢天章閣待制。先是，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，至陝州。重遺致虛書，言：「中都倚秦兵爲爪牙，諸夏恃京師爲根本。今京城圍久，人無鬥志，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，則所以爲爪牙者不足恃，而根本搖矣。然潰卒爲梗，關中公私之積已盡；又聞西夏侵掠鄜延，爲腹背患。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峽四路，共資關中守禦之備，合秦、蜀以衛王室。」致虛銳于出師，由澠池屯千秋鎮，爲金將所敗，軍皆潰，退保潼關，而五路之力益耗矣。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。二帝既北行，重即移檄川、秦十路帥臣，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。

未幾，高宗即位，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，大患有五。所謂急務者，以車駕西幸爲先，次則建藩鎮、封宗子，通夏國之好，繼青唐之後，使相犄角，以緩敵勢。所謂大患者，法令滋彰，朝綱委靡，軍政敗壞，國用竭，民心離。欲救此者，宜守祖宗成憲，登用忠直，大正賞刑，誠今日之急務。

長安謀帥，劉岑自河東使還，上亦詢可守關中者，岑以重對，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，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。

重前在同州，凡三疏上大元帥府，乞早臨關中以符衆望。且畫三策：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，然後營屯于漢中，開國于西蜀，此爲策之上；若駐節南陽，控楚、吳、越、齊、趙、魏之師，以臨秦、晉之墟，視敵強弱爲進退，選宗親賢明者開府于關中，此爲策之次；儻因都城，再治城池汴、洛之境，據成皐、崤函之險，悉嚴防守，此策之下；若引兵南度，則國勢微弱，人心離散，此最無策。暨至永興，又六上疏，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。並條奏關中防河事宜，大意謂：「虢、陝殘破，解州、河中已陷，同、華州沿河與金人對壘，邊面亙六百餘里。本路無可戰之兵，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以上，委漕臣儲偫以守關中。」

章凡七八上，朝廷未有所處。重復上疏曰：「關中百二之勢，控制陝西六路，捍蔽川峽四路。今蒲、解失守，與敵爲鄰，關中固，則可保秦、蜀十路無虞。緣逐路帥守、監司

各有占護，不相通融。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，非不竭力，而將帥各自爲謀，不聽節制。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，或置元帥府，令總管秦、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，應帥守、監司並聽節制。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，不惟可以禦敵，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。」又乞節制五路兵，俱不報。

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，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。重度勢不可支，以書別其父克臣曰：「忠孝不兩立，義不苟生以辱吾父。」克臣報之曰：「汝能以身徇國，吾含笑入地矣。」及金人入境，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：「重平生忠義，不敢辭難。始意迎車駕入關，居建瓴之勢，庶可以臨東方。今車駕南幸矣，關陝又無重兵，雖竭智力何所施，一死報上不足惜。」

及金兵圍城，城中兵不滿千，固守逾旬，外援不至。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，城陷，重以親兵百人血戰。諸將扶重去，重曰：「死，吾職也。」戰不已，衆潰，重中流矢死。初，唐孺以其書聞，俄以死節報。上哀悼之，贈資政殿學士，後謚「恭愍」。

郭忠孝

郭忠孝，字立之，河南人，簽書樞密院事逵之子。受《易》、《中庸》于程頤。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，遷右侍禁。登進士第，換文資，授將作監主簿。年踰三十，不忍去親側，多仕于河南莞庫間。宣和間，爲河東路提舉。解梁、猗氏與河東接壤，盜販鹽者數百爲群，歲起大獄，轉相告引，抵罪者衆。忠孝止治其首，餘悉寬貸。宰相王黼怒之，坐廢格鹽法免。

靖康初，召爲軍器少監。入對，以和議爲非是，力陳追擊之策，謂：「兵家忌深入，金人自燕薊興兵，逾河朔，犯都城，其鋒不可當，今銳氣且衰，又顧子女玉帛之獲，故議和以款我師。今諸道之師集矣，宜乘其惰擊之，若不能擊其歸，他日安能禦其來。」上命與宰相吳敏、樞密李綱議，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、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。主和者衆，卒不用其策。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，措置保甲。初，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爲義勇，分隸河朔諸郡。忠孝曰：「保甲歲久，死亡者衆，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，河朔騎兵之地，非保甲所宜。」上從之。忠孝亟走關陝，得勝兵三萬，分隸十將，擇一將統之。繼遣兵趨澤、潞，聽宣撫司節制。

金人再犯京師，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淆、澠入援，忠孝曰：「金人深入，而河東無守備，願分兵走太行，扼其歸路，彼必來戰，城下之圍可緩。」致虛以爲然。檄河中守席益、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，爲牽制之舉，大軍盡出函谷。忠孝獨以蒲、解軍三千至猗氏，遇金人，破之。踰絳州，破太平砦，斬首數百級。攻平陽，入其郛。會大軍失利淆、澠間，乃引還。

及金人犯永興，兵寡，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，可以避禍。忠孝不答，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。忠孝主西壁，唐重主東壁。金人陳城下，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，敵不得前。已而攻陷城東南隅，忠孝與重及副總管楊宗閔、轉運副使桑景詢、判官曾謂、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尚、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。朝廷贈忠孝大中大夫。子雍，別有傳。

程迪

程迪，字惠老，開封人。父博古，部郎延兵戰死永樂。迪以門蔭得官。宣和中，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，加武功大夫、榮州團練使、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。

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略，可任將帥，召赴行在。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，留迪提舉軍馬，措置民兵以爲備。金人已自同州渡河，或勸迪還蜀，迪思有以報國，不從。乃詣种氏諸豪，謀率衆保險，俟其勢稍衰，出奇擊之。轉運使桑景詢知其謀，以告唐重，揭榜許民擇險自固。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，重從之，以亮爲制置副使，去者悉還。

既而金兵益迫，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，措置民兵，令迪行視南山諸谷，將運金帛徙治其中。因召土豪，集民兵以補軍籍。會應募者衆，亮語重曰：「人心如此，假以旬日，守備且具，奈何望風棄去。」重大然之，即檄諸司聽亮節制。金人近城，迪又欲選兵迎戰，使老稚得趣險，尚可以活十萬人。亮執議城守，金人四面急攻，外無援兵，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：「危急必以死相應，誓不與敵俱生。」慷慨嗚咽，同盟皆感泣。城破，乃自亮所分地始。亮先出降，衆潰。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：「敵仇我矣，降亦死，戰亦死！」努力與鬥，憤怒大呼，口流血，士皆感奮，多所斬殺。迪冒飛矢，持短兵接戰數十合，身被創幾遍，絕而復蘇，猶厲聲叱戰不已，遂死之。麾下士舁置空室中，比屋皆燼，室獨不火，及斂，容色如生。詔贈明州觀察使，謚「恭愍」。子昌諤。

徐徽言

徐徽言，字彥猷，衢之西安人。少爲諸生，泛涉書傳。負氣豪舉，有奇志，喜談功名事。大觀二年，詔求材武士，韓忠彥、范純粹、劉仲武以徽言應詔，召見崇德殿，賜武舉絕倫及第。

歷保德軍監押，以邊功加閤門祗候、平陽府軍馬鈐轄，權知保德軍。改總領河西軍馬，以討西夏功，累遷秉義郎。宣和四年，將伐燕，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帳族，遣徽言入其地。帳族拒而射之，徽言迎戰破之，遂定天德、雲內兩城。宣撫使童貫嫉其功，檄太原不得違節度。復棄去。孝純先定朔、武二州，亦不能守。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，徙赴石州。

靖康初，遷武翼郎、閤門宣贊舍人。金人圍太原，分兵絕饟道，自隰、石以北，命令不通者累月。徽言以三十人渡河，一戰破之。遷武經郎、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。

金人再犯京師，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，檄徽言守河西。欽宗割兩河以紓禍，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，爲金人所劫，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。晉寧軍民大恐，曰：「棄麟、府、豐，晉寧豈能獨存！」徽言曰：「此使人矯詔耳。三郡在河西，設有詔，猶當執奏，況無之耶！」遂率兵復取三州，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，徽言慰遣之。又並取嵐、石等州，教戈舡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。金人益備克胡砦、吳堡津，遣守領爲九州都統，與晉寧對壘。徽言出奇兵襲逐之。時河東郡縣淪沒，遺民日徯王師之至。徽言陰結汾、晉土豪數十萬，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，聽世襲。條其事以聞，俟報可，即身率精甲搗太原，徑取雁門，留兵戍守；且曰：「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，中原當指期克復，投機一時，會不可失。」奏上，詔徽言聽王庶節制，議遂格。

金人忌徽言，欲速拔晉寧以除患。建炎二年冬，自蒲津涉河圍之。先是徽言移府州，約折可求夾攻金人。可求降，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。徽言故與可求爲姻，乃登陴以大義嘵數之。可求仰曰：「君于我胡大無情？」徽言攝弓厲言曰：「爾于國家不有情，我尚于爾何情？寧惟我無情，此矢尤無情。」一發中之，可求走，因出兵縱擊，遂斬婁宿孛堇之子。當是時，環河東皆已陷，獨晉寧屹然孤墉，橫當強敵，勢相百不抗。徽言堅壁持久，撫摩疲傷，遣沒人泅河，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，浮筏西渡，與金人鏖河上，大小數十戰，所俘殺過當。晉寧號天下險，徽言廣外城，東壓河，下塹不測，譙堞雄固，備械甚整。命諸將畫隅分守，敵至則自致死力，以勁兵往來爲遊援。

金進攻數敗，不得志，圍之益急。晉寧俗不井飲，寄汲于河。金人載茭石湮壅支流，城

中水乏絕，儲偫寖罄，鎧仗空敝，人人惴憂，知殞亡無日。徽言能得衆心，奮枵餓傷夷之餘，裒折槊斷刃，以死固守。既自度不支，取砲機、篦格，凡守具悉火之，曰：「無以遺敵。」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：「徽言孤國恩死矣，兄其勉事君。」一夕，裨校李位、石贇繫帛書飛笴上，陰約婁宿啟外郭納金兵。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，所格殺甚衆，退嬰牙城以守。金人攻之不已，徽言置妻子室中，積薪自焚。仗劍坐堂上，慷慨語將士：「我天子守土臣，義不見巇敵手。」因拔佩刀自擬，左右號救持之急，金兵猥至，挾徽言以去，然猶憚其威名。

婁宿得徽言所親說徽言：「盍具冠韤見金帥。」徽言斥曰：「朝章，覲君父禮，以入穹廬可乎？汝汙偽官，不即愧死，顧以爲榮，且爲敵人搖吻作說客耶？不急去，吾力猶能搏殺汝。」婁宿就見徽言，語曰：「二帝北去，爾其爲誰守此？」徽言曰：「吾爲建炎天子守。」婁宿曰：「我兵已南矣，中原事未可知，何自苦爲？」徽言怒曰：「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，將以死報太祖、太宗地下，庸知其他！」婁宿又出金制曰：「能小屈，當使汝世帥延安，舉陝地並有之。」徽言益怒，罵曰：「吾荷國厚恩，死正吾所，此膝詎爲汝輩屈耶？汝當親刃我，不可使餘人見加。」婁宿舉戟向之，覬其懼狀。徽言披衽迎刃，意象自若。飲以酒，持杯擲婁宿曰：「我尚飲汝酒乎？」慢罵不已。金人知不可屈，遂射殺之。粘罕聞其死，怒婁宿曰：「爾粗狠，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？」治其罪甚慘。

初，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。光世被命援太原，次吳堡津，輒頓不進。徽言移書趣行，未聽；又諭以太原危不守，旦暮望救，總管承詔赴急，不宜稽固取方命罪，光世猶前卻。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，封副與之，光世惶遽引道。

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，高宗撫几震悼，顧謂宰相曰：「徐徽言報國死封疆，臨難不屈，忠貫日月，過于顏真卿、段秀實遠矣。不有以寵之，何以勸忠，昭示來世。」乃贈晉州觀察使，謚「忠壯」。再贈彰化軍節度。

孫昂，亦引刀欲自刺，金人擁至軍前，不屈而死，至是贈成忠郎、圍練使。徽言子岡既同死事，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。昂父翊，宣和末知朔寧府，救太原，死于陣。各世著忠義云。

向子韶

向子韶，字和卿，開封人，神宗后再從侄也。年十五入太學，登元符三年進士第。特恩改承事郎，授荊南府節度判官，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。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，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。子韶劾奉世，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，寖不可長，士論韙之。以父憂免，起復，知淮寧府。

建炎二年，金人犯淮寧，子韶率諸弟城守，諭士民曰：「汝等墳墓之國，去此何之？吾與汝當死守。」時有東兵四千人，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，子韶不從，景綬引兵迎敵而死。金人晝夜攻城，子韶親擐甲冑，冒矢石，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，未至，城陷。子韶率軍民巷戰，力屈爲所執。金人坐城上，欲降之，酌酒于前，左右抑令屈膝，子韶直立不動，戟手責罵，金人殺之。其弟新知唐州子褒、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，惟一子鴻六歲得存。事聞，再贈通議大夫，官其家六人，後謚「忠毅」。初，金人至淮寧府，楊時聞之曰：「子韶必死矣。」蓋知其素守者云。

楊邦乂

楊邦乂，字晞稷，吉州吉水人。博通古今，以舍選登進士第，遭時多艱，每以節義自許。歷婺源尉、蘄廬建康三郡教授，改秩知溧陽縣。會叛卒周德據府城，殺官吏。邦乂立縣獄囚趙明于庭，欲誅之，因諭之曰：「爾悉里中豪傑，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，不惟宥爾罪，當上功畀爵。」明即請行，邦乂飲之卮酒，使自去。越翼日，討平之。

建炎三年，金人至江上。高宗如浙西，留右僕射杜充爲御營使，駐紮建康，命劉光世、韓世忠、王　　諸將悉聽充節制。充性酷而無謀，士心不附。渡磆沙，充遣陳淬、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。自辰至未，戰數合，勝負未決。　　擁兵弗救，淬被擒，　　兵遁，充率麾下數千人降。金人濟江，鼓行逼城。時李棁以戶部尚書董軍餉，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，皆具降狀，逆之十里亭。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，棁、邦光率官屬迎拜，惟邦乂不屈膝，以血大書衣裾曰：「寧作趙氏鬼，不爲他邦臣。」宗弼不能屈。翼曰，遣人說邦乂，許以舊官。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，曰：「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？速殺我。」翼曰，宗弼等與棁、邦光宴堂上，立邦乂于庭，邦乂叱棁、邦光曰：「天子以若捍城，敵至不能抗，更與共宴樂，尚有面目見我乎？」有劉團練者，以幅紙書「死活」二字示邦乂曰：「若無多云，欲死，趣書『死』字。」邦乂奮筆書「死」字，金人相顧動色，然未敢害也。已而宗弼再引邦乂，邦乂不勝憤，遙望大罵曰：「若女真圖中原，天寧久假汝，行磔汝萬段，安得汙我！」宗弼大怒，殺之，剖取其心，年四十四。事聞，贈直秘閣，賜田三頃，官爲斂葬，即其地賜廟褒忠，謚「忠襄」，官其四子。

邦乂少處郡學，目不視非禮，同舍欲隳其守，拉之出，託言故舊家，實娼館也。邦乂初不疑，酒數行，娼女出，邦乂愕然，疾趨還舍，解其衣冠焚之，流涕自責。紹興七年，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，上曰：「顏真卿異代忠臣，朕昨已官其子孫，邦乂爲朕死節，不可不厚褒錄，以爲忠義之勸。」加贈徽猷閣待制，增賜田三頃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